

我苟命当公主那些年（1）【完结】

王爷叫道：“救侧妃！”

于是王妃不再挣扎，潜入水底，从通向王府外的护城河跑了。

然而兢兢业业游了一下午，终于到了郊外无人追堵，刚想爬上岸去避暑，就被鱼网罩了下来兜头围捕。

行吧，反正我也正好筋疲力竭了，便任由那撒网的男人吭哧吭哧把我拽上了岸，从渔网空隙中望过去，真是姿势毫不文雅，力道也不怜香惜玉，莽莽撞撞地磕了我好几下，气得我想骂人。

我张了张嘴，实在没了力气，索性又闭上，便听见他嘟嘟囔囔地絮叨：“大哥，没骗我，捕鱼，真的，可以，捕到，媳妇儿。”

你大哥骗没骗你我不知道，但你断句是真的结巴。

我强撑着力气瞧了瞧他，他也正微微侧头望过来，无辜又好奇地打量我，神色间有些许的木讷。

啧啧，模样清秀白净，身量颇长挺拔，可惜却是个傻的。

但立刻不傻的就来了，一个浑厚的声音远远的传了过来：“秀川，一下午了，打着鱼了没？”

“没~~”大傻子慢条斯理地拉着长音儿，垂眸看了我一眼，又道，“打着，媳妇儿了。”

来人立刻就笑了，笑的好大声：“那你还不赶紧绑起来，好不容易逮着个媳妇儿，跑了可咋整？”

大傻子眨巴眨巴眼，慢悠悠地看向我，慢悠悠地露出一个恍然大悟的表情，慢悠悠地说道：“有，道理哦~”

有道理你个头，你个鬼，你个罗圈腿！

我还没来得及骂出声，只觉气血上涌，眼前一黑就晕了过去，最后的一丝意识只听见那浑厚的声音已经到了跟前：“哟！怎么还真让你捞上来一个人啊！”

大傻子的语气中还带了点认真的小骄傲：“.....我，媳妇儿。”

我叫苟命，是天蛮的公主。

我的夫君是齐王温泊月，他恨我。

他从小就恨我，恨我诚心诚意地喜欢他，恨皇上逼他娶我，恨他必须依从尚公主者交军权的规制，最后成了个没有令箭的鸡毛。

不过体贴如我，当然要为他着想，当然要在成婚之日失踪，好给皇上一个搜查齐王府的借口，好让他豢养私兵之事早日暴露，最后，丢官、破财、还得养小老婆！

毕竟，大婚之日，王妃侧妃同时落水，王妃下落不明，侧妃却安然无恙，我倒要看看，他要和皇上申请哪种死法。

我既重生一次，总该让他瞧瞧何为兵不血刃，何为手段残忍。

再重复一遍，我重生一次，是为了报仇雪恨，虐渣打脸，而不是.....而不是一睁眼，正对上一张大傻子的脸，睁着一双纯良无辜的眼，端着个豁了口的碗递到我跟前：“吃，药。”

我撇过头去，我可是公主，公主怎么能喝这么难看的碗装着的这么难看的药！

他却一脸坚持：“生，病了，吃药。”

“我...不...！”我想拒绝的很有气势，但是耐不住嗓子哑涩酸疼，说出来的话也像蚊子哼哼。

他听不清我说什么，只露出有些困惑的神色，眨巴眨巴着眼看我半晌，又把碗递得近了一些：“吃药。”

我说不了话，气得直瞪他：我、不、吃！

“哦～你没有力气。”他露出恍然大悟的神色：，慢吞吞道，“我，喂你。”

我继续瞪他，故意把唇瓣狠狠闭紧，将我的态度表达的很清楚：你尽管喂，我喝一口算我输。

他点了点头，表示他明白了我的意思，接着便伸出手掐住了我的下颌，咔地一声就把我的下巴给卸了，然后十分熟练地把药给我灌进了喉口，又咔地一声给我接回去了。

我：“？？？”

你就是这么对待本尊贵的长宁公主的？！

我还没反应过来，他又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低低“啊！”了一声，接着又从兜里拿出一块冰糖递到我的唇边，我呆了我木了我麻了，我下意识张开了嘴吃了下去。

他肃着神色点了点头，慢条斯理地解释：“甜的，不苦。”

他说完就心满意足地走了，徒留我一个人在原地懵逼，待走了几步又反身折了回来，慢腾腾地拍了拍我的脑袋瓜，一本正经地夸我：“真、乖。”

我：“.....”我刀呢？我四十米长的大刀呢？

我病好了，我跑了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，那大傻子竟然要本公主跟他去种地！

我醒来的第二天，为了打探京城里的消息，就趁着那走乡串村的小货郎过来的时候，跟村里的人一起围了上去，一边拿了

个他货筐里最贵的小瓷瓶看着，一边佯装随意地问了问齐王府的情况。

然后他说没有情况。

淦！

温泊月这狗东西竟然把我失踪的消息瞒得滴水不漏，我可得躲躲好不能让他找到，我就不信，他躲得过宫里的查问，还能躲得过新婚第七天的回门？

这次，我如果没藏好，就是跟他回宫过婚七。

若是藏好了，就是我为他过头七。

我总得给点儿力，让他整个齐王府死得整整齐齐。

毕竟美丽的皮囊我已经有，恶毒的苟命只想升官发财死驸马。

我正默默在脑子里筹划，小货郎被我拉着问半天表情已经有了几分不耐：“喂，你到底买不买？”

“买！当然买！”我回过神来，摸了摸身上，发现.....我没钱。

真是尴尬的儿子给尴尬拜早年，尴尬得讨人嫌！

小货郎很显然也发现了，立刻就变了脸色：“没钱你问东问西的！”

他一把将我手中的瓷瓶夺了过去，依旧气不过，叨叨咕咕地数落了我半天。

我长宁公主什么时候受过这种侮辱，我当即就决定要给他道歉，却听身后传来带了几分急切得磕磕绊绊的一句：“谁说，没钱。”

闻声转头，大傻子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我的身后，不高兴地瞪着小货郎，又重复了一遍：“我们，有钱。”

小货郎一听就笑了，嘲笑的那种。

他是长期在这一带走街串巷的，对大傻子的“小气”之名早有耳闻，大傻子他不吃也不穿就要攒钱娶媳妇儿，十里八乡都知道他为了攒五百钱有多努力，努力到睡觉都死死抱着钱匣子不撒手。

“你有多少钱？”

“你的钱买得起吗？”

“你把钱给她花吗？”

“给她花了钱你那没影儿的媳妇儿乐意吗？”

小货郎嘲讽四连问把大傻子问得满脸通红，于是大傻子拉过我的手，极为认真地说：“她，就是，我，媳妇儿。”

我不是我没有你别瞎说！

我立刻把手抽回来严词拒绝：“别给我买！买了我也不要！我不是你媳妇儿！”

“不行。”他摇了摇头，看了看围在旁边的大姑娘小媳妇儿们，肃着神色说道，“别个媳妇儿有的，你也要有。”

我一听便愣住了，脑子里猝不及防地闪过和温泊月的回忆片段。

“听说西昭近日进贡了东海南珠，微臣还未有幸见过如此珍品。”

“太后娘娘确实疼爱公主，这南珠只有三颗，除了皇后娘娘，就唯有公主得了赏。”

“可惜颜色略显晦暗，并不能与公主相配。”

是啊，那珍奇的东海南珠与我不相配，却被你讨了去，转日就出现在了欧阳白花头上，确是我不配了。

反正只要欧阳白花想有的，我就不能有呗！

我以前瞎了眼才会看上他，真是矮子里拔矮子，一对比他还不如个傻子！

然而傻子不禁夸，傻子下午就让我去种地，还满脸的很有道理，他说：“别个媳妇儿都种地，你也要种。”

我觉得这傻子在套路我，我还有证据，但是傻子不跟我讲证据，傻子让我去种地。

我说我不会，傻子表示无所谓，站旁边就很对，我瞅着满地的苍苍翠翠，晒得很崩溃。

于是我果断跑了，傍晚决定，傍晚跑的，吃了饭跑的。

毕竟大漠孤烟直，干饭不能迟。

干饭人干饭魂，干饭才是永远滴神！

所以吃完饭，我瞅准那傻子又去了书房，赶紧溜了。

说来是在嘲讽，我不太懂，傻子竟然有专门的书房，里面的书架排排列列，整整齐齐，他还不准任何人进，只每日晚饭后自己去里面待半个时辰。

我之前实在好奇，忍不住从门缝里偷看，也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他抱着那宝贝钱匣子数铜板，然后再叨叨咕咕地背一阵子书。

还是个挺有上进心的傻子！

不过跟我没啥关系，我并不感兴趣。

但我也不是那忘恩负义之人，虽然从齐王府游出来的时候，我为了减重扔掉了金尊玉贵的满头珠翠和厚重的凤冠霞帔，只剩了身上的两层里衣，但头上的一根累丝镂空飞凤金簪是二皇兄送的，我当时没舍得扔，就留在了大傻子的桌子上，权当这些日子的花销和贴补。

但是大傻子很快就察觉我不见了，带着全村的人和狗追了上来，然后告诉我方向跑反了，重新跑。

我觉得他们在忽悠我。

接着他们就开始继续忽悠，啊不是，继续解释，说我再往里走，就走进了禁地。

我一听，禁地好啊！禁地不就是禁的你们自己？我进去岂不是正合我意？

然而他们却表示我还是太天真，禁地之所以是禁地，是因为禁地有毒、迷路，会死人。

村长看见了我满脸呼之欲出的怀疑，苦口婆心地劝道：“禁地一入夜便会起有毒的瘴气，不信你使劲儿吸两口，看你的头晕不晕？”

我照做了，然后表示：“不晕啊，没事儿啊。”

“没事儿走两步。”

走就走！

诶？我腿怎么麻了？

诶？前面怎么多了那么多小人儿？

诶？眶当一声是什么声音？

我循声低头瞧了瞧，哦，我的腿已经被捕兽夹夹住了，旁边还有个贱嗖嗖的小人儿扭着屁股跳舞，海草海草海草，随风飘摇，海草海草海草，浪花里舞蹈，海草海草海草.....

.....草！一种植物。

这是我失去意识前最后一个念头。

本文已完结，点下方链接即可直达

怎么以「王爷叫道：“救侧妃”，王妃不再挣扎，潜入水底」为开

头写一篇沙雕HE? www.zhihu.com

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zhuanlan.zhihu.com 所有